

第一卷

中国 历代笑话集成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二卷

中国

历代笑话集成

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历代笑话集成(第一卷)

作 者：陈维礼 郭俊峰 主编

责任编辑：邓淑杰 王金亭

装帧设计：魏国强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597.6千字

印 张：26

版 次：1996年12月第1版

印 次：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6 200

书 号：ISBN—7—5387—1066—3/I·1023

定 价：(全五卷)168.00元

前 言

登不上大雅之堂，却在市井民间占有重要地位；不为上层统治者和一些文人雅士所重视，却在下层劳动群众中拥有广泛的市场。笑话作为一种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民间文学样式，是以其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魅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的，它给人们带来喜悦和欢乐，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和知识智慧的结晶。

笑话主要产生在社会底层。作为一种以讽刺幽默为特点的短小故事、精短的民间文学样式，它的初始是靠百姓口说流传的，不知作者为何人，一人传一人，一地传一地，有人增加，有人减少，继而，在民间流传一段时间才为文人发现整理的。其中当然不乏个人创作，然而大部却是老百姓们的集体创作，因而有其显而易见的传承性。笑话是适合大多数劳动群众口味的。它所反映和讽刺的对象，是根植于人民生活之中的，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笑话又有情节单纯，有头有尾，朴素自然，不重抽象议论，便于听、记、讲的特点，因而又有其广泛的群众性。

中国古代笑话历史悠久绵长。春秋战国时代便出现了零星、个别的引人发笑的故事。三国时代产生了笑话的专书，如魏邯郸淳

撰的《笑林》和晋陆云撰的《笑林》。但明代以前的各种笑话，包括诗文别集中的笑话，收入的大都是笔记体。明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出现了一股强劲的追求自由、享乐、真情的世俗化倾向，不仅在小说、戏曲诸方面涌现了一批通俗文学大师和著作，而且在笑话的搜集、整理、编撰方面有了大步的进展：一方面，笑话从口头文学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笑话专书成批出现，在形式、内容、技巧诸方面日益娴熟和完善；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庸俗猥亵的笑话，并使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年间。

笑话是人民大众社会生活、思想感情、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心理素质的反映。笑话的形式是诙谐、活泼的，但其内涵、思想本质是严肃的，具有强烈的是非观念和鲜明的爱憎情感，因而许多笑话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元代以前的笑话以对剥削者的仇恨和嘲笑为多，明代以后的笑话，则涉及到政治黑暗、经济压迫、官吏腐败、财主贪婪吝啬等范围更广泛的主题。如抨击畸形的宦官专政，嘲笑剥削者的无耻，鞭笞佞臣武将的险恶狡诈懦怯无能等等。许多笑话以犀利的幽默和讽刺鞭笞了贪生怕死、投敌变节、贪财好色、欺上压下、狐假虎威等丑恶现象，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市侩流氓成了笑话讽刺的反面形象。这些笑话是广大下层群众被压迫被损害心灵的强烈反弹和回响。我们可以从这些笑话中，看到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看到封建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丑恶本质，看到广大下层群众是如何运用笑话这一武器来向统治者、剥削者斗争和进攻的。

同犀利的抨击相反，许多笑话对于人民中的缺点、弱点却是进行尖锐的、善意的提醒和规劝，使劳动群众在笑声中受到启迪和潜移默化的教育，起到警惕、规戒的作用。正如清人石成金在

其《笑得好·自序》中所说：“予以著笑话一部，评列警醒，令读者凡有过愆偏私、蒙昧贪痴之种种，闻予之笑，悉皆惭愧悔改，俱得成良善之好人矣。”在这方面，大量的是对人民群众中存在的好吃懒做、封建迷信、弄虚作假、渴慕虚荣、主观片面、骄傲自满等现象的讽刺和批评。人们往往从一个笑话中，轻松地受到严肃的教育，愉快地理解并接受教育，起到“度世金针”、“以笑话醒人”的效果。

笑话也是精神渲泄器。许多笑话并没有多少思想内容，但它能通过引人发笑的故事和诙谐幽默的语言使人们排遣内心的烦恼和忧愁，因而又有其“转愁成喜、破涕成欢”的娱乐性。许多笑话的作者、编撰者对此都有清醒、明确的认识和论述，《一笑引》中把这种作用说成是“排积惨而求暂欢”，《笑笑录》则说是“祛愁排闷。”日常生活的许多时候，人们正是通过说笑话这种插科打诨，解颐逗趣的形式，来消愁解闷，祛除疲劳，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的。

笑话之所以震动人心而又惟妙惟肖，与其艺术特征是分不开的。笑话永远是简洁、短小而又生动的。它总是以极其简练的语言，勾勒和描绘出五光十色的人物百态和丰满复杂的社会现象。笑话永远是贴近生活的，它总是善于抓住生活中一些最本质的现象，通过细节的真实，表现下层劳动群众的爱憎；笑话永远是夸张的，它常常是充满了渲染和幻想的，通过既夸大而又合理的描述来表达对事物的感情；笑话通常又是很少说教的，故事本身往往就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因而可以这样说，征服人们的，不仅仅是笑话的内涵，即思想价值和道德价值，美学价值和艺术特征同样是它充满魅力的重要因素。

我国历代笑话中反映封建统治阶级、剥削阶级思想，以及不

健康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笑话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孕育长成的，它所反映的事物不可能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对于一些剥削阶级消闲的笑话，恶意诽谤劳动群众的笑话，是不难鉴别的，但对于为数不少的性笑话则需要正视和研究。纵观中国古代的性笑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出这样的分析：一些笑话，特别是明清时代几部笑话专集中的一些部类里渲泄的内容是粗鄙、庸俗、猥琐的，运用一些直白夸诞的语汇，反映了偷情、乱伦、嫖娼、纵欲等阴暗卑劣的社会现象。但也应该看到，相当数量涉及性爱的笑话，表现的是人们正常的性欲望性心理，特别是对自由婚姻，正常美满健康性生活的追求，是对封建社会虚伪的封建礼教和道德的批判；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许多性笑话还涉及了畸型婚姻以及寡妇再嫁、性生活不和谐等问题，有些载录了不少古代的性知识；这不仅为今天的性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具有生活经验和社会学的价值。

中国历代笑话集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是“重复”。许多笑话专书中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的基本轮廓不变，情节有所差异；有的在字词上增删不一；还有的则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再创造。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这种现象尤为突出，正如王利器先生所指出的：“元明以来的笑话集，内容多有重复。”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笑话集中存在的重复现象是正常的，它的传承性决定了它有一个或多个“版本”，有一个或多个作者或改编者，每次传播的过程，都是一个再加工再创造的过程，那些出现频率高的，便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和广为流传的；同时，许多笑话产生于同一主体故事或轶事趣闻，这些素材经不同作者的再创造必然产生多种具有细微差异的笑话。做为一部“集成”式的作品集，为了便于读者研究和了解作为中国民间文学的一种样式笑话的发生、发

展与变化，了解笑话沿革的全貌，故不删汰重复，这是需要读者了解的。

《中国历代笑话集成》以中国古代笑话专书为收选对象，其时间跨度为上自魏晋而止于清末，个别延至民国年间，以辑录年代的先后排序。同一部书存有两个以上版本的，收选其中一个内容最全、有特点的版本。对二十四史中及明、清时期出现的笑史，如冯梦龙的《笑史》（又名《古今笑》、《古今谭概》），陈庚的《笑史》，可否算做带有幽默性质的笑话，见仁见智，一时难以定夺，我们反复斟酌，觉得还是姑且做为较为高级、文雅的笑话收入为好，这样或可从中寻出中国古代笑话发展的轨迹。《中国历代笑话集成》在编选过程中，参用了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谨致衷心的感谢。缺陷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郭俊峰

1996年12月20日

目 录

笑林	[魏] 邯郸淳撰(1)
笑林	[晋] 陆 云撰(9)
启颜录《敦煌卷子》本	[传隋] 侯 白撰(11)
启颜录《太平广记》引	[传隋] 侯 白撰(29)
启颜录《类说》本	[传隋] 侯 白撰(40)
启颜录《续百川学海》	[传隋] 侯 白撰(43)
启颜录《广滑稽》本	[传隋] 侯 白撰(47)
启颜录《捧腹编》本	[传隋] 侯 白撰(56)
谐噱录	[唐] 刘讷言撰(57)
笑言	[唐] 无名氏撰(68)
群居解颐	[宋] 高 恂撰(70)
东坡居士艾子杂说	[传宋] 苏 轼撰(77)
调谑编	[宋] 苏 轼语 [明] 王世贞次(92)
遯斋闲览	[宋] 范正敏撰(102)
轩渠录	[宋] 吕居仁撰(110)
善谑集	[宋] 天和子撰(114)
开颜录	[宋] 周文玘撰(116)
漫笑录	[宋] 徐 慥撰(119)
绝倒录	[宋] 朱 暉撰(123)
谐史	[宋] 沈 俟撰(126)
醉翁谈录	[宋] 罗 烨撰(128)

- 籍川笑林 [宋] 无名氏撰(133)
 拊掌录 [宋] 邢居实撰(137)
 渑水燕谈录 [宋] 王辟之撰(151)
 事林广记 [传宋] 陈元靓撰(158)
 稗史 [元] 仇 远撰(169)
 群书通要 [元] 无名氏辑(172)
 椿记室 [明] 潘 垞辑(174)
 权子 [明] 耿定向撰(177)
 山中一夕话 [明] 李 贽撰(191)
 艾子后语 [明] 陆 灼撰(196)
 露书 [明] 姚 旅撰(205)
 应谐录 [明] 刘元卿撰(208)
 谐史 [明] 徐 渭撰(216)
 五杂俎 [明] 谢肇淛撰(219)
 谐语 [明] 郭子章撰(250)
 雅谑 [明] 浮白斋主人辑(255)
 笑林 [明] 浮白主人辑(296)
 迂仙别记 [明] 张夷令辑(320)
 七修类稿 [明] 郎 瑛撰(326)
 谈言 [明] 江盈科撰(329)
 雪涛小说 [明] 江盈科撰(337)
 雪涛谐史 [明] 江盈科撰(348)
 谑浪 [明] 郁履行辑(378)
 谐丛 [明] 钟 惺辑(383)
 笑赞 [明] 赵南星撰(388)
 笑禅录 [明] 潘游龙撰(418)

解慍编	[明] 乐天大笑生编辑(425)
笑府	[明] 冯梦龙辑(498)
广笑府	[明] 冯梦龙辑(542)
新话撷粹一	[明] 起北赤心子辑(660)
新话撷粹二	[明] 起北赤心子辑(664)
词谑	[明] 李开先撰(667)
文饭小品	[明] 王思任撰(687)
舌华录	[明] 曹 臣撰(696)
累瓦编	[明] 吴安国撰(749)
时兴笑话	[明] 陈眉公辑(761)
精选雅笑	[明] 醉月子辑(775)
谐藪	[明] 无名氏撰(786)
笑林	[明] 无名氏撰(788)
续笑林	[明] 无名氏撰(791)
解颐赘语	[明] 无名氏撰(793)
胡卢编	[明] 无名氏撰(795)
喷饭录	[明] 无名氏撰(797)
笑海千金	[明] 无名氏撰(799)
时尚笑谈	[明] 无名氏撰(805)
华筵趣乐谈笑酒令	[明] 无名氏撰(812)

笑 林

《笑林》魏邯郸淳撰，原本三卷，到赵宋时扩充为十卷。原书早已亡佚，清马国翰有辑本。今据马氏《玉函山房辑佚书》移录，并据鲁迅《古小说钩沉》补录。

吴人至京师，为设食，有酪苏，未知是何物也，强而食之，归吐，遂至困顿。谓其子曰：“与伶人同死^①，亦无所恨；然故宜慎之。”（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十二、《太平御览》卷八百五十八）

注释 ①伶人：粗野、鄙贱、缺乏教养的人。

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铜枪，误出熨斗，便大惊惋。谓其儿曰：“异事！火未至，枪已被烧失脚。”（《艺文类聚》卷七十三《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七）

某甲夜暴疾，命门人钻火。其夜阴瞑，不得火，催之急，门人忿然曰：“君责人亦太无道理，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当得觅钻火具，然后易得耳。”孔文举闻之曰：“责人当以其方也。”（《艺文类聚》卷八十、《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九并引至钻火具《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八引有下二句）

有人吊丧，并欲赍物助之^①，问人：“可与何等物？”人曰：“钱布谷帛，任卿所有尔。”因赍一斛豆置孝子前^②，谓曰：“无可有，以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唤奈何，已以为问豆，答曰：“可作饭。”孝子复哭穷，已曰：“适得便穷，自当更送一斛。”（《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二）

注释 ①赍：送给。 ②斛：古代量器具，亦是容量单位。

吴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誉，而性俭吝。张温使蜀，与峻别，峻入内良久，出语温曰：“向择一端布^①，欲也送卿，而无粗者。”温嘉其能显非。（《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

《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五)又尝经太湖岸上,使从者取盐水;已而恨多,敕令还减之。寻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五)

注释 ①端:古布帛长度名。

赵伯公肥大,夏日醉卧,孙儿缘其肚上戏^①,因以李子内其脐中,累七八枚;既醉,了不觉;数日后,乃知痛。李大烂,汁出,以为脐穴,惧死,乃命妻子处分家事,乃泣谓家人曰:“我肠烂将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孙儿所内李子也。(《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又卷八百六十八两引)

注释 ①缘:沿着。

桓帝时有人辟公府掾者^①,倩人作奏记文^②,人不能为作,因语曰:“梁国葛龚,先善为记文,自可写用,不烦更作。”遂从人言写记文,不去葛龚名姓,府公大惊,不答,而罢归。故时人语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六)

注释 ①辟:征召。掾:属官。 ②倩:请。

汉司徒崔烈辟上党鲍坚为掾,将谒见,自虑不过,问先到者仪,适有答曰:“随典仪口倡。”既谒,赞曰:“可拜。”坚亦曰:“可拜。”赞者曰^①:“就位。”坚亦曰:“就位。”因复著履上座,将离席,不知履所在,赞者曰:“履著脚。”坚亦曰:“履著脚也。”(《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九)

注释 ①赞者:赞礼的人。

平原陶邱氏取渤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①，复相敬。已生一男而归，母丁氏年老，进见女聾^②。女聾既归而遣妇，妇临去请罪，夫曰：“曩见夫人^③，年德以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妇老后，必复如此。是以遣，实无他故。”（同上）

注释 ①令：善，美好。 ②聾：婿的俗字。 ③曩：过去，从前。

某甲为霸府佐，为人都不解。每至集会，有声乐之事，己辄豫焉^①，而耻不解，妓人奏曲^②，赞之，己亦学人仰赞和同。时人士令己作主人，并使唤妓客。妓客未集，召妓具问曲吹，一一疏著手巾箱下。先有药方，客既集，因问命曲，先取所疏者，误得药方，便言是疏方，有附子三分，当归四分，己云：“且作附子当归以送客。”合坐绝倒。（《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八）

注释 ①豫：参与。 ②妓人：以歌舞娱人的女子。

南方人至京师者，人戒之曰^①：“汝得物唯食，慎勿问其名也。”后诣主人；入门内，见马屎，便食之，觉臭^②。乃步进，见败屣弃于路^③，因复嚼，殊不可咽。顾俳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后诣贵官，为设餠^④，因见视曰：“汝是首物，戒故昔，且当勿食。”（《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八，又卷八百五十一）

注释 ①戒：同“诫”，警告，劝告。 ②臭：同“臭”。 ③屣：草鞋。

④餠：蒸饼。

人有斫羹者^①，以杓尝之，少盐，便益之，后复尝之向杓中者，故云：“盐不足。”如此数益升许盐，故不咸，因以为怪。（《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一）

注释 ①斫：细品。 ②杓：即勺。

甲卖肉，过入都厕，挂肉著外。乙偷之，未得去，甲出觅肉，因诈便口衔肉云：“挂著外门，何得不失？若如我衔肉著口，岂有失理？”（《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二，《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五陈禹谟补注）

姚彪与张温俱至武昌，遇吴兴、沈珩于江渚守风，粮用尽，遣人从彪贷盐一百斛。彪性峻直，得书不答，方与温谈论。良久，勅左右倒盐百斛著江水中^①，谓温曰：“明吾不惜，惜所与耳。”（《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五，《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五）

注释 ①勅：命令。同勅。

楚人贫居，读《淮南方》：“得螳螂伺蝉自鄣叶，可以隐形。遂于树下仰取叶——螳螂执叶伺蝉——以摘之，叶落树下；树下先有落叶，不能复分别，扫取数斗归，一一以叶自鄣，问其妻曰：“汝见我不？”妻始时恒答言：“见。”经日乃厌倦不堪，给云^①：“不见。”嘿然大喜，赍叶入市^②，对面取人物，吏遂缚诣县。县官受辞，自说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六）

注释 ①给：欺骗。 ②赍：携带。

汉世有老人，无子，家富，性俭嗇，恶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营理产业，聚敛无厌；而不敢自用。或人从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闭目以授乞者，寻复嘱云：“我倾家贍君^①，慎勿他说，复相效而来^②。”老人俄死，田宅没官，货财充于内帑矣。（《太平广记》

卷一百六十五)

注释 ①贍：供养。 ②效：效法。

某人谒见邑宰，问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语曰：“好《公羊传》。”后入见，令问：“君读何书？”答曰：“唯业《公羊传》。”试问：“谁杀陈佗者？”甲良久对曰：“平生实不杀陈佗。”令察谬误，因复戏之曰：“君不杀陈佗，请是谁杀？”于是大怖，徒跣走出^①，人问其故，乃大语曰：“见明府，便以死事见访，后直不敢复来，遇赦当出耳。”（《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

注释 ①跣：光脚。

甲与乙斗争，甲啗下乙鼻，官吏欲断之，甲称乙自啗落，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岂能就啗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啗之。”（《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二）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于秦康。”既而父数之^①：“尔学奚益^②？”答曰：“少失过庭之训^③，故学无益。”

注释 ①数：责问。 ②奚益：有何长进。 ③过庭：语出《论语》。指父亲的教诲。

佗入欲相共吊丧，各不知仪，一人言粗习，谓同伴曰：“汝随我举止。”既至丧所，旧习者在前，伏席上，余者一一相髡于背^①，而为首者以足触置曰^②：“痴物！”诸人亦为仪当尔^③，各以足相踏曰：“痴物！”最后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痴物！”